

## 村路与爱情

□何玉茹

那时候的玉村，出门都是弯弯曲曲的土路，马车走个对头，不轧半畦子庄稼是过不去的。逢到下雨，骑自行车的人要变成车骑人，车下人的一步一打滑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就连车带人地摔倒了，满身满脸的泥，沉甸甸的，试上几回也爬不起来。若是遇上马车就更惨了，玉村的马车从来都是行人给它让路的，呼隆呼隆的，像开火车一样，什么什么都不在它眼里。那摔倒的人，这时仿佛被吓出了力气，身子还没站起来，车子先已被他扛在肩上，就听“嗨”的一声，连车带人，竟是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。待让马车过去，倒霉的人想起骂一句，该死的，该死的啊！

梁玉明就是个骑自行车的人。他在市建筑公司下属的一个工程队上班，每天要从玉村赶到工程队，再从工程队回到玉村。倒也不远，十七八里地吧，只是土路占了一大半，好好一辆车，一路颠簸，过不了多久，掉链子，闹失灵，车胎被扎，车座子过于灵活……毛病就一个一个地全出来了。

梁玉明的车是永久牌，跟飞鸽牌没法比，比白山牌却要强上十分，就好比比人，永久牌带个人不晃，白山牌带个人就晃晃悠悠的，车架子软得吓人。跟梁玉明一路做伴的王好，骑的就是白山牌，人长得瘦小，车在硬得硌脚的土路上几乎要蹦起来，压不住；若后座有人坐上去，蹦是不蹦了，却又吱吱呀呀地叫，要散了架子似的。

梁玉明有车后，心里一直存着一个愿望，就是用他的车带回谭健儿。

每天上下班，梁玉明都可以看到人群里的谭健儿，或锄草，或间苗，或坐在地头上歇息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和谭健儿一起的有多少人，他都能将谭健儿一眼认出来。

这愿望，梁玉明对王好都没说过，不是交情没到，是觉得王好对谭健儿也是注意的，每回梁玉明朝谭健儿那边看，王好也跟着看，看了也不说看的是谁。况且，两人虽都在工程队干小工，王好却是拿真工资的，他接的父亲的班，不像自个儿，临时工，工资要交生产队换工分，下班想看场电影都要跟家里张口。更妙的，是梁玉明还觉出，谭健儿对王好好像比对自个儿还好几分，比如走个对面，她只将目光对了王好，脸上的笑和说出的话也都给了王好，就仿佛没看见自个儿一样。有一回上班，正遇上谭健儿匆匆往地里赶，上工的人群远远落下了她，她显然有些急，梁玉明便朝她喊，健儿，坐上来吧！她回头看看梁玉明，不说坐，也不说不坐，却忽然隔过他，一跃坐上了王好的车子。还有一回，刚下了场大雨，梁玉明和王好在土路上硬撑了一会儿，车瓦盖里的泥塞得满满的，车轱辘转都转不开了。梁玉明便“嗨”的一声，先把车扛到肩上去了，想着身后的王好也会跟着扛起来，可没想到，王好没下车，要做给谁看似的，一咬牙一猫腰，竟是从一滩淤泥中冲了过去。淤泥是冲过去了，接下来的车辙却没躲过去，车辙是又深又窄，车轱辘又不帮衬，王好再有冲劲儿也难过去了。梁玉明呢，是只顾替王好提着心了，脚下一滑，连车带人地也倒了。他挣啊挣，两只脚却不听话，挣一下就滑一下，滑一下就倒一下。这时，忽听得一阵笑声，哈哈哈哈……原来，是一群雨后上工的人过来了！梁玉明红着脸，头都没敢抬，好不容易爬起来时，发现王好也正在起来，旁边还有谭健儿在帮他扶车……事后，梁玉明

问王好，你早看见她了？王好说，谁？梁玉明说，少跟我装傻。王好不再吱声，脸却红了。梁玉明说，我说呢，命都不要了。王好将车把抓得死死的，车身却仍莫名其妙地抖晃着。梁玉明看他窘得实在可怜，便说，你小子还挺有眼力，要不要我牵线搭桥啊？王好吃惊道，哥哥少拿我取笑，能配上她的，也只有你了。

王好这话，让梁玉明记得牢牢的，他想，好兄弟啊。只要能一带回谭健儿，别的他宁愿什么都不想了。

王好对梁玉明也实在好，从前在生产队劳动时，梁玉明干的净是苦力活儿，出身富农，墨水又喝得多，队长就格外器重他。王好管不了队长，却能管自个儿，梁玉明干什么，他就求队长派他干什么，拉耩子，出大圈，刨棒子，梁玉明在哪里，他就一定在哪里。活儿苦活儿累，有个伴儿总是要好些的。后来，王好要接父亲的班了，他又父亲把梁玉明带出去，哪怕临时工呢。父亲那里办成了，村里却不肯放人，说他一个富农子女，凭什么？王好不甘心，索性悄悄把父亲的飞鸽牌自行车换给了那不肯放人的人，那人的车是白山牌。王好自然是换了父亲一顿臭骂，梁玉明却因此如同再获新生。梁玉明上班前特意买了永久牌车要和王好换，王好是死活不肯，说，反正不带人，一个样。

其实，梁玉明还是有机会带谭健儿的，玉村附近有家化肥厂，化肥厂每周六晚上都演电影，谭健儿和女伴们回回都去。她们步行，梁玉明和王好骑车。但她们人多，带谁不带谁呢？就算他俩敢带谭健儿，人家谭健儿肯不肯呢？再说，他们的车走土路走的，多多少少都有毛病，万一带上了，出了点毛病都是不堪的，比如掉链子，装是好装，但一捅就是满手的油，他们总不能带了满手的油跟人家去看电影吧。这么一犹豫，车就从她们身边过去了，一回又一回的，每一回过去，梁玉明心里都空落落的，仿佛丢失了什么似的。

这一天，又是周末了，工程队发了工资，梁玉明从中抽出三张两毛的，趁午休时间去电影院买了三张电影票，一张给王好，一张留给自个儿，另一张他计划送给谭健儿。王好接了票，要替他补上那六毛钱，说交生产队一分都不能少的，少了他往后甭想干了。他说没事，不过六毛钱，找家里还是好要出来的。这么说，他心里其实也没底，为买自行车，已经用完了家里所有积蓄，到年底队里分红还有大半年呢。

让梁玉明高兴的，是回到村里，他将电影票交给谭健儿，谭健儿竟是没拒绝，只问了问有谁就接下了。吃过晚饭，梁玉明叫了王好，又和王好一起叫了谭健儿，就向市里的电影院出发了。比起化肥厂的露天电影，电影院里的电影要有吸引力多了，何况还有谭健儿。

梁玉明的车好，是由他来带谭健儿。谭健儿这回倒没拒绝，只是话不多，梁玉明问一句，她才肯说一句。不过这已经很好了，终于带了回谭健儿了！谭健儿的身子真灵，坐上去像只猫似的，几乎让他感觉不到；她的清香的气息，却又时时地将他包围着。他想，真好，今儿晚是多么好啊！他看出来，骑在身边的王好也很高兴，不时地跟谭健儿说点什么；谭健儿呢，仍如平时一样，跟王好说的话，远比跟他梁玉明说的多。梁玉明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别扭，但很快就说服了自个儿，人在自个儿车上坐着，还想怎样呢？

梁玉明的车也很争气，从玉村到电影院，又从电影院回到玉村，竟是没出一点毛病。他们看的是样板戏电影《沙家浜》，剧情虽说已是烂熟得很了，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看到了电影结束，没说一句闲话。当然，也由于他们的座位，谭健儿与他们之间隔了条过道，想说也说不成的。

不过，回来的路上，王好的车却很是出了几回毛病。一回是闸皮磨了车胎，一回是掉了链子，一回竟是后车胎爆了一声，爆了。

掉链子的时候，梁玉明和谭健儿就在前面的一段距离等。除了远处城市和村落的灯光，哪哪都是漆黑的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知谁先说起了王好，两人便像是找到了话题，王好、王好地说起来。

当然一直是在说王好的好。梁玉明说，谭健儿也说，有的



秋 色(摄影)

巴义尔 作

新 天

刘全贵被行政部主管张志满第三次拒接后，径直去了老板庞大明办公室。

老板庞大明斜躺在大班椅上抽烟，见刘全贵进来，用眼睛的余光轻轻瞟了一下，懒洋洋地问，什么事情啊？

我要我的工资和加班费。刘全贵瓮声瓮气地说。

找行政部张主管去。庞大明吐一口香烟，烟气弥漫开来，看着魔幻般消散的烟圈，悠悠地说。

张主管叫我找你。刘全贵声音有些颤颤巍巍，像是受潮的老式卡带收录机发出的声音。他说做不了主，要你答应才给。

庞大明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压抑住了。找行政部张主管吧。我给他电话。

刘全贵折回办公室。张主管说，我是严格按照厂规厂纪来办事。我没有特权去改变厂规，要改变就得请示老板，你知道吗？

刘全贵终于抬起了头说，老板叫我找你处理，说你可以负责处理这件事情。

张主管声音提高八度地说，我处理不了，你还得去找老板。

刘全贵又去了庞大明办公室。庞大明很不愉快地拿眼瞪了刘全贵说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叫你找行政部处理的吗？

刘全贵说，张主管说处理不了，要你才能处理。

庞大明气势汹汹地说，你去把行政部张主管叫过来。

刘全贵就去叫张主管，张主管没吭气，看了刘全贵一眼，然后，拨通了庞大明办公室的内部电话。一阵嗯嗯啊啊之后，放下电话。张主管说，我现在要处理其他的紧急事情，你去工厂大门口等我一下。

一个小时后，值班门卫说，全贵，你出去厂门外站着等吧，上面写字楼的管理干部打电话下来骂我们，说怎么门卫室里有闲杂人员，要是下次再看到有这种情况，就要罚我们每个值班保安20块钱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我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得打这份工，得按照上面说的办。

刘全贵有些无奈，起身去工厂大门口站着等。

南方的夏天骄阳似火，炙烤着大地，滚烫热辣，地上滋滋冒着热气。毒辣的太阳光火苗一样在他白净的小圆脸上跳跃着、欢腾着，像一条条饥饿的蚕豆大口吞噬着青嫩的桑叶。只有初中毕业，今年才18岁的刘全贵已经在这间工厂打了两年工了。

上午很快就过去了，张主管一直没有下来。刘全贵就让门卫帮忙联系张主管，放下电话门卫说，主管叫你等。主管说什么时候处理吗？刘全贵问。门卫说，他没有说，主管的事情我也不好多问。

中午下班的时候，张主管下来到门卫室门口打卡。刘全贵就跟进去问张主管，什么时候处理？张主管很不耐烦地说，不是已经处理了吗？

刘全贵说，还有一个月的工资和加班费没有

给我。主管说那是扣下的，谁中途辞工就得扣一个月工资。要不你就做满今年，到年底再走，就全给你。厂规你又不是没看过。

刘全贵说，我都提前一个月辞工了，我要回家读书，再过两周，就是9月1号，要开学了，读技工学校学点东西再出来。

张主管看刘全贵，没说话，默默地走了。

刘全贵就有些苦苦哀求地说，主管我的学费都还不够，你就帮我一下吧，好不好？

刘全贵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张主管根本就没有听见，因为主管已经走远了，去工厂的饭堂吃中午饭。可是张主管还不忘回过头来，向站在门口的保安使劲地挥了挥手，做了个赶出去的手势。门卫心领神会地走过来冲刘全贵说，你出去吧，不要为难我们，我们的工作也不好做啊。

太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辣，越来越毒。刘全贵头顶上满是汗水，径自顺着脸颊鼻沟缓慢地流淌下来，滴滴答答地落在上衣上，落到地上。刘全贵用手擦了一把汗，想让眼睛睁得大点。肚子开始咕咕叫了起来，这时，他才感觉到又热又饿，心还有点发慌，想到该去吃点饭了。

这个时候，工厂的电动大门缓缓打开，庞大明开着宝马7系的车要出去了。刘全贵有些冲动地蹒跚着闪身冲了过去，因为他实在太单薄了。庞大明嘎一声刹住车，刘全贵就用手轻轻拍了拍庞大明的汽车玻璃窗，庞大明把车子停在工厂的大门中间。过了一会儿，靠刘全贵对面朝门卫室这边的窗户放下了一条很小的缝，里面传出庞大明气愤的骂声。你们怎么站的岗，到底要不要我出去啊！我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门都看不好。这时候几个保安匆忙赶过来，快速把刘全贵架开。庞大的宝马车才徐徐开出工厂大门，绝尘而去。

你怎么老是给我们添麻烦。你小子要是再不走开，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啊，你已经搞得我们被老板骂了！两个当值门卫气急败坏地吼道。

下午，刘全贵再次去工厂讨要工资的时候，在大门口值班的保安和保安队长胡立伟一见到刘全贵，就骂骂咧咧起来。你小子自找麻烦是不，非要搞得我们被罚款就好了？

刘全贵退出去。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给公司的行政部张主管打电话。总机问找哪里？你找主管什么事情？刘全贵说明白之后，总机说，你等一下，我帮你转过去。结果在将近一分钟的等待之后，总机说，主管不在，你待会儿再打吧。就把电话挂了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刘全贵又打电话给总机，总机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了？刘全贵说，工厂欠我一个月的工资和加班费，一千多块呢，我要回去读书，要交学费的，你一定要帮我转过去。总机说，刘全贵不耐烦地说，你等一下。就放音乐给他听，过了将近3分钟，还是没有人接听电话，刘全贵无奈地挂掉了电话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刘全贵再一次拨打工厂的电话。这次，总机一接，就听出是刘全贵的声音，很不耐烦地说，你不要再打了。刚才我被张主管骂死了！刘全贵刚要开口说话，对方就挂掉了电话。

刘全贵说，你傻啊，工厂情愿花钱请劳动站

的人吃饭、喝水、桑拿、洗脚、按摩，也不会给你一个儿子的。你懂不懂啊？我都打了11年工了，还不明白！

刘全贵坚持说，是劳动站的人叫来的。他们是政府的人。于是，他依然在工厂大门口等张主管出来。

眼看上午就要过去了，刘全贵急忙又坐了个摩托车，赶去劳动站。还是昨天的那个中年男人接待他。一见面就笑眯眯关切地问，处理好了吧？刘全贵摇摇头说，没有，他们不让我进去。

那怎么能行呢？中年男人脸色一变，有些生气地说，我再给他们打电话。怎么能这样不讲信用？昨天电话里跟我说的好好的嘛！

又是几通电话沟通之后，中年男人说，这次没问题了，你过去吧，没事的。刘全贵用祈求的眼光看着中年男人说，能不能麻烦您跟我一起去？

这怎么能行呢？你们打工的就是不能理解我们的工作，你看我这里的人，这么多，我们整个科室就这么三四个人，哪里走得开啊。都像你这么麻烦，我们就是长十条腿也跑不过来啊！这里有“务工关爱服务卡”，是专门为你们排忧解难的，上面有联系电话。你过去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就打上面的联系电话，这样该放心了吧。我们已经为你们想得挺周到的了。

刘全贵拿着那张卡片，半信半疑地出了劳动站，心里却更加地茫然和忐忑不安了。

出了劳动站的大门，刘全贵开始莫名其妙地后悔了。这么坐摩托车来来回回，又是打电话，还要继续租住十元店，还有每天的吃饭、喝水。这样一天怎么也得100块钱左右的开支，他欠我的一千多块钱，我在这里只要10天就花掉了啊。

反正现在我再去一趟，能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，明天就买车票回去算了！只当自己倒霉丢了钱。但是公用电话亭老板说的有理。

这次刘全贵很顺利地进了工厂的写字楼。保安没有骂他，总机也没有刁难他。让他在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等。张主管过来还同他微笑着打过招呼，叫他坐在那里，不要乱跑。等一会儿财务部出纳会过来把工资算给他。

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突然从楼梯口冒出来

六七名五大三粗穿黑衣服的男子，像是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。直接冲进接待室，在刘全贵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，一頓暴风雨般的拳打脚踢。如龙卷风一样袭击而来，又迅疾而去，无影无踪。刘全贵像被飓风刮得东倒西歪，狼狈不堪，鼻青脸肿，满脸是血。从接待室地板上爬起来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任何人，在他斜对面的总机小姐也不知踪影了，他正准备叫人的时候，总机小姐出现了。她跑过来亲切地问他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？刚才我去上了个洗手间，你怎么了？摔跤了？去洗手间洗洗吧，洗手间在最左边直接过去就可以看到。

一种被暗算、被耍弄的感觉瞬间填满了刘全贵年轻的心房。他赶紧拨通了110，这个他长了这么大，从来就没有拨打过的电话。

20分钟左右，来了两名协警，是保安队长胡立伟陪着上来的，还有张主管也从车间匆匆忙忙赶来。

是对方知道的，有的是对方不知道的，一句接一句，一段接一段的，仿佛没有王好就没了似的。

黑夜里，梁玉明只看得清谭健儿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，但谭健儿的兴奋甚至激动，他还是感觉出来了。他印象中的谭健儿，总是有些冷傲的。他想，她的兴奋和激动，是因为王好，还是因为他梁玉明呢？

有一天，梁玉明问远处的王好，好了没有？王好答道，“马上就好！”

王好的应答让梁玉明莫名地生出了躁性儿，他想，再不说点什么，就要错过了。其实他也不明确自个儿要说什么，只觉得时间逼人，王好逼人，夜色逼人，连灰蒙蒙的土路都让他有了紧张感。

他便忽然问道，健儿，你知道王好的车为什么总出毛病？

谭健儿说，牌子不好呗。

他说，不是。

谭健儿说，那为什么？

他说，紧张闹的，他一见你就紧张得要命。

谭健儿笑道，我又不是老虎。

他说，不是开玩笑，他是真紧张，因为他喜欢你。

谭健儿怔了一下，仍笑道，喜欢谁就紧张啊，那你呢，你紧

张不紧张？

他也怔了一下，转而故作轻松地笑了，说，我有什么好紧

张的。

谭健儿不再问他，回过去又说王好，说，王好他喜欢的人

多了，还有你，还有……